

冰心全集

雨生下半七年前，七花一岁。1901年1月
就离于她的故乡福叶，到了上海。

那时她的父亲生“间断”而洋船归国。
母亲随她先生。她日记得西洋船“通
海轮”，未去“海轮”。油管、油样、油客
等次，都跟着父亲上去过。唯该还

回文的，因为校长骂破失摸，隙碰

上岸是个大忌口，巡警找足了
都守住过海九天，因此她同这一
回早，住在上边的昌青里。这昌青
的脚一区以和老不知道了。但是由
前都很多时候的故事，例如那写有《孽



海峡文艺出版社

2

冰心全集

第二卷

(1923—1931年)

卓如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84804

(闽)新登字 05 号

封面题字:赵朴初

责任编辑:林正让

林秀平

特约编辑:尤 廉

特约审校:舒 亭

装帧设计:张守义

冰心全集

(第二卷)

卓 如编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 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新市中路 70 号 邮编:36500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4.75 印张 6 插页 357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80534—782—4

I · 677 (全八卷) 精装 定价:30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1923年燕京大学毕业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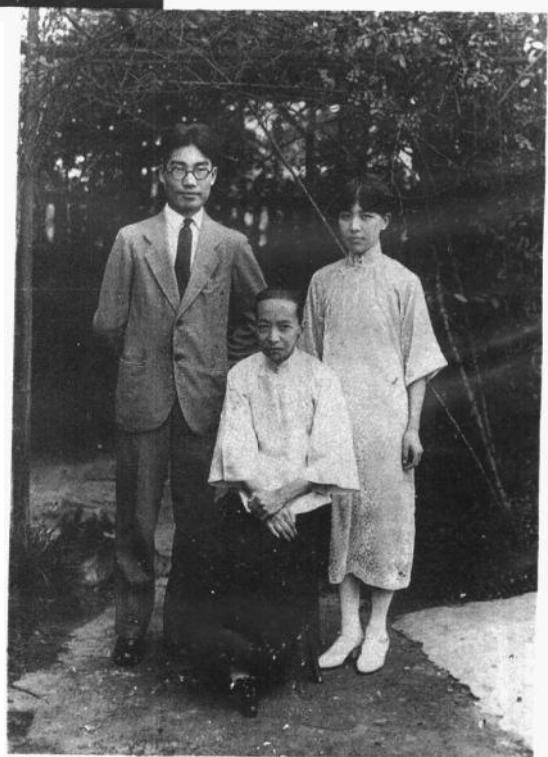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冰心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第二排左起为刘纪华、吴文藻、冰心、陈意、江尊群；第三排左起为谢为杰、杨子敬夫人、司徒雷登、包贵思、萨本栋。

冰心(左)一九二五年夏与林徽因摄于
美国绮色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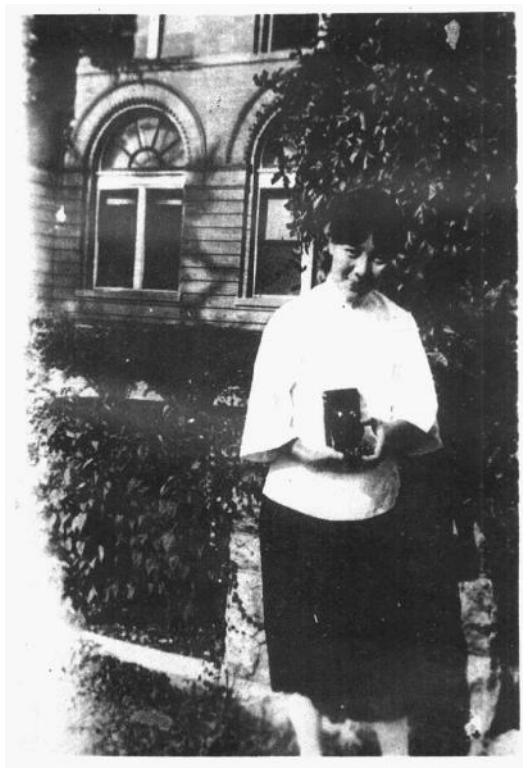


一九二九年与母亲、吴文藻合影





冰心新作书影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于美国康耐尔
大学农业馆

No. 2.

(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
端腦消金獸
佳節又重陽
玉枕紗厨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
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銷魂
簷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冰心于迹

目 录

1923 年

中国新诗的将来	(3)
论文学复古	(9)
致词	(13)
解脱	(15)
信誓	(17)
《燕京大学一九二三级同级录》序	(19)
谢婉莹小传	(21)
陶玲小传	(22)
黄世英小传	(23)
元代的戏曲	(24)
闲情	(59)
寄小读者(通讯一~六)	(61)
惆怅	(71)
纸船	
——寄母亲	(73)
乡愁	
——示 HH 女士	(74)
寄小读者(通讯七~八)	(76)
好梦	
——为《晨报》周年纪念作	(82)

远道	(85)
寄小读者(通讯九~十二)	(91)

1924年

倦旅	(113)
寄小读者(通讯十三~十四)	(115)
悟	(124)
寄小读者(通讯十五~十六)	(142)
六一姊	(150)
忆淑敏	(156)
寄小读者(通讯十七)	(160)
往事(二)	(162)
山中杂记	
——遥寄小朋友	(188)
寄小读者(通讯十八~二十一)	(201)
别后	(220)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二~二十四)	(233)
介绍一本书——《北京的尘沙》	(241)

1925年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五)	(253)
赴敌	(257)
绮色佳 Ithaca(一)(二)(三)	(261)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六)	(263)
剧后	(266)
姑姑	(270)
相思	(276)

1926 年

- 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 (279)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七~二十九) (320)
中西戏剧之比较
——在学术讲演会的讲演 (327)

1927 年

- 哀词 (335)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337)

1928 年

- 我爱,归来吧,我爱! (341)
致张若谷(10月14日) (344)
致张若谷(11月13日) (345)

1929 年

- 我曾 (349)
《往事》——以诗代序 (350)
《幻醉及其他》序 (354)
第一次宴会 (356)
三年 (365)

1930 年

- 刘纪华 (373)
我再也不能承受这样的温存 (374)

1931年

《先知》.....[黎巴嫩]纪伯伦著(379)

南归

- 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426)
惊爱如同一阵风 (451)
我劝你 (452)
分 (455)
记事无根而失实 (464)
致梁实秋 (465)
致胡适 (467)

1923 年

中国新诗的将来

旧诗歌的声韵格律都打破了以后，新诗就出来了。许多的人做着，许多的人看着，许多的人讨论研究着——新诗的种子，撒在一班青年人的心地里，只要是不落在幽荫处，或是石田上，它便如同春草，随处乱生。两三年来的新诗，各时各地散见于报章杂志上的，不在万首以下，即此可见新诗是合于时代的精神，而有存在和生长的可能性的。

诗在唐代，词在宋代，曲在元代，都有它们最光荣的地位了，新诗如何呢？我个人相信：它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占它的领地的。它不但有蓬勃的现在，还有灿烂的将来！

虽然如此，有人却在极热闹之中，为新诗的前途抱悲观。他们说：“新诗太容易了，太‘频’了；人人都可充诗人，出口成章的随便乱写，做来做去，恐怕新诗要与‘平话’和‘弹词’同一价值，同一命运”——这话很使我思索！

固然说：诗是不可遏抑的，无心流露的情绪表现，不容任何裁制，来侵犯它的自由的；然而从客观上看起来，诗的界说，虽每人有他自己的意见，极不容易定准，而诗和非诗的界限，在人们脑中，却有时极其清晰，如：

风沙卷了，
先驱者远了！

——朱自清作

插在门上的柳枝下，
仿佛地看见簪豆花的小妹妹底影子。

——冯雪峰作

有风时白杨树萧萧着，
没风时白杨树也萧萧着——
萧萧外园里更不听见什么，

野花悄悄地发了，
野花悄悄地谢了——
悄悄外园里更没有什么。

——朱湘作

一看便承认它是诗。而——

“南通的文明，
只是生活程度的增高，”
“日里做事夜间睡觉，
实在太平板了！
把它颠倒起来，
夜间做事日里睡觉，
岂不有趣？”
“上码头几分钟之后，
我们觉得这里是欧化地住华化人！
适者生存的公例，
在辫子上成问题！”

这几首便不能一看立刻承认它是诗。至于：

不解放的行为，
造就了自由的思想。

(这一首是《春水》里的。为做这篇论文，又取出《繁星》和《春水》来，看了一遍，觉得里面格言式的句子太多，无聊的更是不少，可称为诗的，几乎没有！)

却是一看便不能承认它是诗！

从以上几首的意思，综合起来，——为抄录省事起见，因选些短的——或者可以说诗是偏于情感的，深入浅出的；言尽而意不尽，诗意常是仿佛要从句后涌溢出来的。反之，偏于理智判断的，言尽而意索然，一览无余的；日记式，格言式的句子，只可以叫做散文，不能叫做诗。

或有人说，前几首是抽象的描写，抒情的，后几首则近乎具体的，叙事的，不过少用象征的字眼，仍不能不是诗。然而诗不止有意境，还有艺术，要有图画般逼真的描写，音乐般和谐的声调的，叙事之中，仍不失其最深的情感。朱自清的《星火》全篇叙事，而他用：

我的光荣呵，
我若有光荣呵！

.....
我的悲哀——
虽然是天鹅绒样的悲哀呵！

便觉得异常生动。刘延陵的《水手》，末几句：

但他却想到了，

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
那人儿正架竹子，
晒他的青布衣裳。

真是一幅图画呵！一个乡庄的少妇，浮在纸上了！

旧诗有声韵，格律难做得上而容易做得像。新诗没有声韵格律，容易做上而难得像。凭借愈少，自己的努力愈多。但人们以其容易做上，便肆无忌惮的做；近来小诗又流行开了，于是偶然有些可以独立的短句子，都也错杂拼上，都叫做诗，万首的新诗，模仿的去其大半，非诗的又去其大半；真正能表现自己情绪，而又经过艺术的组织的，也就所余无几了！这般中空的，容易激起反动的进步，怎怪留心文学的人，不为新诗的将来，抱隐忧呢？我以为要补救这乱做的弊病，只要在批评和创作这两方面注意。

有研究有见识的批评家，在今日是极其需要的。要他们在这春草般的新诗上，加以适当的培芟。我绝对不是说批评家可以干涉人做诗的自由，或说他们的鉴别力一定是精确的。但是有一班人，以做新诗为时髦之一种，东抄西袭，不住的做，不住的发表，来扰乱诗界的空气。又有一班真为表现自己情感而做的人，又苦于没有艺术上的指导，只得自己摸索前进，或至走入歧路。——我个人总不信批评能使作家受多大的打击或奋兴；但多少总可以使作家明了自己的作品，在别人方面所生的影响。因此作家和批评家尽可两不相识两不相妨的静悄悄的各做自己的工作。

再说：批评能引起讨论，各种不同的见地和眼光，更能予作家以莫大的辅助。——在此又引起攻击和袒护问题。所以我主张作家和批评家尽可两不相识。固然不相识能起误解，而太相识又易徇情。不如面生些，各尽忠于艺术，为艺术而作，为艺术而批评。没